

20140816 黃國昌 台灣和太陽花運動的民主與自決@北美台灣人教授協會
主持人：現在我們用熱烈掌聲歡迎臺灣的戰將，戰神啦。

(掌聲)

主持人：戰神，少年仔都把他封作戰神，我們來看他跟我們分享臺灣的民主、臺灣的自決，還有他參與這個臺灣太陽花運動的過程跟以後他們的計畫，歡迎。

(掌聲)

首先，先謝謝...可不可以給我那個麥克風，我比較習慣拿的，ok，首先先謝謝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Natpa、會長Lily Dyson，(麥克風太小聲換支)，首先先謝謝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Natpa、會長Lily Dyson、葉治平教授、李教授還有各位的邀請。

其實這次的來Vancouver還有接下來在美國幾個城市，應該算是我們參與整個太陽花運動的幾個朋友，包括飛帆、為廷、馥儀還有品妤，幾位可能來北美謝謝這麼多海外的臺灣人在過去的這段時間對於這個運動的支持，以及對於我們所在從事讓臺灣民主更深化、邁向一個正常的國家所做的一些事情的鼓勵。

那今天跟各位談自己在可能過去這一二十年，從一個學生時代歷經臺灣民主轉型的過程，到現在在大學裡面任教、在中研院任職，從一個知識份子的觀感在關心臺灣整個民主化的歷程還有面臨的挑戰，今天可能跟各位報告的一些觀點未必很成熟，那希望對於臺灣過去這幾十年整個民主化有卓越貢獻的各位前輩能夠不吝於批評指教。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在過去的一段時間我們所看到的一些事情，那這些事情某個程度上面藉由一些簡單的圖片，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到說臺灣現在所面臨的危機、挑戰以及問題，一個在臺灣的商人看到了一個從中國來的官員，用這樣子的方式在表達他的敬意，那這樣子的商人並不少，我想從2012年整個反旺中的運動開始，大家開始慢慢地看清楚在臺灣很多商人他們實際在臺灣扮演的角色，以及他們心裡所在想的事情。

在那場運動當中拉出來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軸，是有關於臺灣的民主自由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極權專政，在新聞自由以及言論自由的這個軸線上面的對抗，那這樣子的，拉出這樣子價值軸線的對抗而不是直接是從歷史的觀點去討論臺灣主權地位的問題，它所代表的意義跟它實際產生的效果我們等一下可能有更多的時間可以交換意見。

我們也看到了臺灣的官員跟中國的官員在2008年之後，簽訂了很多的協議或者有人稱為協定，有人認為應該用條約來加以定性，但是在這段期間當中，對於臺灣很多的知識份子、NGO的團體還有年輕的學生來講，我們並不是不關心到底應該用條約、協議還是協定去描述臺灣跟中國所簽訂這些agreement的性質，但是從戰略上面的角度，會讓我們更關心在簽這些協議的時候，整個公民的參與以及整個民主監督的機制在裡面所扮演的角色。

我相信今天坐在這邊的各位先進，對於2010年所簽訂的ECFA大家都記憶猶新，當初在簽訂ECFA的時候，我記得很清楚，那個時候非常多的臺灣人民要求說，我們應不應該跟中國簽訂ECFA，這件事情對臺灣所帶來可能的經濟上效益，當然馬政權在2010年的時候跟大家許諾了很多經濟上面的效益，這些經濟上面的效益到底有沒有現實的實現，還是只是把臺灣帶向一個更危險的道路，從過去4年的經驗，其實可以很清楚地看得出來。

那但是我要說的是，在簽訂一個對於臺灣整個未來的發展以及人民的生活，當我在講人民生活的時候，我在講的是分配正義的問題，GDP從1990年代的末期，甚至我們從2000年開始算好了，從2000年到2014年，過去10幾年的期間當中，我們看到的是臺灣的GDP不斷在成長，成長的步伐是不是有如我們預期的快或者是預期的大，跟整個國際經貿經濟情勢的關係，都可以放在全球化的架構下面來予以討論。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清楚的，不斷成長的GDP並沒有帶來一般的臺灣人民，特別是年輕的世代，比較好的生活的改善，實質的薪資水準有人說停滯不前，有人說甚至開始在倒退。

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我1990年開始在臺灣當律師的時候，跟現在2014年在臺灣當律師，以一個大學剛畢業、考上律師執照的人開始到market上面擔任律師的職務、律師的工作，即使我們都不算物價所造成薪資水準必須要重新地再調整換算，我們就單從實際上面的數字來看，現在的薪資水準比我在1997年開始當律師的時候還要糟糕。那中間的整個經濟情勢的變化，兩岸直接的交往，對馬政權來講，經濟牌跟安定牌永遠是在選舉的過程當中，有人說是一張王牌，有

人說是一張恐嚇牌，但是從最具體的，你說一個一般在社會上面的公民，或者是一個市井小民，甚至對於大學剛畢業的畢業生來講，這些成長的GDP都沒有落實到他們現實的生活上，錢到哪裡去了？

這些多出來的錢創造出來的效益落入了少數人的口袋當中，那因此目前在臺灣的社會，特別是在年輕的族群當中，大家開始喜歡用的一個詞彙，就是「兩岸的權貴集團」，那這些權貴集團的成員絕大多數當然都是國民黨的，那以及看著共產黨還有國民黨的臉色，附庸在他們之下，為自己個人或者是他們的企業集團去創造很多經濟上面利益的人，那問題是這些少數人或是企業集團他們的獲利不僅沒有分配到其他一般人當中，他所產生的外部成本，所謂外部成本我們指的當然是對臺灣一些核心價值的侵蝕，我們過去幾十年來非常多的前輩流血，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喪失了自己的自由，他們所爭取來的這些核心價值正在被這些人揮霍掉，拿來換取他們私人經濟上面的利益，我們為什麼要幫他們承擔這些外部成本？

經過太陽花運動以後，這個本來是在中永和開Motel出家的國民黨籍立法委員張慶忠先生，一躍變成全國性知名的人物，我相信各位也聽過他的事蹟，在3月17號以前30秒把服貿視為審查通過，更早以前他在7月的時候，2013年7月的時候，當服貿開始在立法院審議的時候，他做的第一件創舉就是在3天之內，針對服貿的審查連續排了8場的公聽會，早上下午晚上，早上下午晚上，早上下午，用趕進度的方式希望把公聽會給開完。3月17號這天的事情發生了以後，我們大概不太能夠相信，更沒有辦法接受，對於我們未來影響這麼重大的服貿協議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被視為審查通過。

我必須要很直接的說，從經濟上面的效益，我們先不考慮對臺灣的主體性、對臺灣的國家安全、對臺灣其他社會上面分配正義的成本，純粹地從經濟上面的效益來講，服貿協議是不是一個利大於弊，是不是對於臺灣一個好的deal，事實上在經濟學家彼此之間有不一樣的想法，也做出了不一樣的分析。各位如果看過中華經濟研究院，事實上也是政府他們所扶植，拿政府的錢的一個研究單位所做出來的分析，它對我們整體經濟上面GDP的成長只有達到0.025到0.034%的效益，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我們更在意的事情是，這個服貿協議如果透過這樣的方式可以接受，我們對於我們自己民主的價值防衛的底線還能夠退到什麼樣子的程度？這件事情如果在2014年3月17號所發生的這件事情我們接受了，未來我們還有什麼事情沒有辦法接受？

那天晚上我們在媒體上面看到的新聞效果是，我們的行政部門，我指的是馬英九跟江宜樺，他們對於立法院由張慶忠先生所主持的內政委員會，把它視為審查通過的這件事情表示了欣慰，高度的欣慰，謝謝國會他們所做的努力，他們完全沒有去提也沒有去考慮我剛剛跟各位所報告我們所關心民主價值 民主底線的問題，在整個社會上面的氛圍是，這件事情已經塵埃落定了，服貿已經視為審查完成。

3月17號其實從白天開始，我們就已經在立法院門口辦了記者會，嚴重的警告，嚴重的警告國民黨的政府，就服貿的審議必須要透過實質審議討論的方式，在國會裡面把話說清楚。當然在3月17號以前，整個半年多的時間當中，很多的學者、公民團體還有學生，黑色島國青年陣線他們在2013年夏天成立的時候，不斷地在關注、不斷地在立法院的公聽會上面提出我們的質疑，要求我們的行政部門，針對各式各樣的質疑，最起碼給個說法，針對提出來的問題，只有實質的答覆才有接下來進行政策辯論的可能性，如果連實質的答覆都做不到的話，這樣的民主程序只是在跑龍套，這樣的民主程序只是在騙人。

但是3月17號對馬政權、對我們國會所提出來的嚴重警告，他們實質上充耳不聞，當天下午就發生了這樣的事情，我們該怎麼辦？傳統上我們會做的事情，發新聞稿 抗議 開記者會，在把大家都已經知道馬政權的總總問題再複述一次、再罵一次，然後呢？然後這件事情視為審查通過，我們無能為力，就算了，告訴大家的是說，我們下次再用選票教訓這個政黨，同樣的戲碼，相同的模式，在過去這麼多年我們在爭取臺灣民主進一步的深化，再爭取社會正義的實現，做了非常多次了，但是沒有被認真的對待，這個政府他很清楚的告訴你，權力在我的手上，我要幹嘛就幹嘛，你們只是被統治的客體，「臺灣人是臺灣國家的主人」這個口號你們就留著安慰自己就好了，他們根本不是這樣子想。

我們接下來怎麼辦？這是這天晚上我們一群人，其實人不多，3月17號那天下午在立法院門口遇到飛帆算是有點意外，因為他應該在台南寫他的碩士論文，我看到他我很驚訝，我說你人出現在這裡幹嘛？你不是應該在台南寫論文？他說這件事情太重要了，他放不下心，他一定要到立法院這邊來看看。我們那天晚上在立法院的門口找了一些現場就可以找得到認識的人，討論我們能夠怎麼辦，沒有用電話也沒有用電子郵件，因為去年有另外一次行動透過這樣的通訊方式消息走漏了，我們只能現場找信任的人，開始做整個行動籌備的工作，那我相信接下

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全臺灣人都知道了，在國際社會上面也有一定程度的曝光率，很多國際上面主流的媒體都報導了這件事情。

從330五十萬人上街到4月10號退場的時候有超過六萬人在濟南路上、在青島東路上擠得滿滿的，要迎接這些學生出來，離開議場，出關播種，在這整個過程當中，海內外很多的臺灣人都站出來喊出我們的聲音，展現出我們要捍衛臺灣核心價值的勇氣跟堅定。

4月10號出來了以後，下一個階段我相信大家非常關心的問題是，那我們該怎麼辦？接下來還可以怎麼樣走？我沒有絕對正確標準的答案，但是從過去幾年跟很多學界的朋友、NGO的朋友以及臺灣這一代了不起、有勇有謀、有智慧又有膽識的年輕人，在非常多公民運動的過程當中，我們的觀察 我們累積的經驗，以及我們對於未來整個局勢的預測，除了跟服貿有關係的「先立法再審查」的這個核心訴求以外，我們也喊出了我們必須要召開公民憲政會議，對臺灣下一個階段的憲政改革，透過由下而上的方式，草根式的民主凝聚臺灣人的共識，為一個新的憲法做努力、做準備。

我必須要誠實的說，這是一個長期性的目標，要走到那個目標以前，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沒有辦法預測說這樣的目標什麼時候可以完成，當然我也知道我們所處的環境是在跟時間賽跑，時間不站在我們這一邊，但是問題是，即使是在跟時間賽跑，在擬定下一個階段的整個戰略，在鋪排我們要達到這個目標以前所應該要做的事情，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希拉蕊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她很直率的跟臺灣講，全臺灣人都知道，大概只有馬英九一個人不知道的事情：在經濟上面太過依賴中國，你所付出的嚴重代價就是在政治上面喪失你的獨立性。比較讓我驚訝的是說，在6月希拉蕊接受商業周刊專訪的同一個時間，我們前國安會的祕書長蘇起先生，也是九二共識的發明人，當然他最近承認了九二共識是國民黨跟共產黨之間的共識，他在他自己寫的一篇文章當中他公開承認了這樣的事情，他在華府Brookings在報告臺灣民主所面臨的困境的時候，他所說的事情是，臺灣民主的困境是臺灣的國會不理性會打架、會佔據主席台，使得行政部門要推動的法案都沒有辦法順利地在國會當中通過。

當然我仔細地看了他在Brookings做的PPT，裡面所呈現的內容可以看得出

來說蘇起他刻意地去捏造一些資訊，重點不是說這個人為什麼會去捏造這些資訊，重點是說他為什麼要捏造這些資訊，他所捏造的資訊是什麼？他所捏造的資訊是說，有關於服貿協議正在立法院當中審議，沒有辦法順利地審議通過，在野黨要負很大的責任，但是蘇起他沒有去提的事情是，事實上這個服貿協議按照馬政權他們所在下的棋早就應該視為審查完成，而這個服貿協議蘇起在Brookings報告的是說，他必須要經過國會實質上面的審議，這樣子的立場跟說法跟馬政權從頭到尾認為服貿協議只需要送立法院備查而不是送立法院審議，兩者之間是有相當大的矛盾跟衝突。

我剛剛說過，重點不是這個人他為什麼會去捏造這些資訊，重點是他為什麼要捏造這些資訊，因為他知道透過民主的程序針對關係這麼多人的事情進行實質的審議是任何一個民主國家它必須要堅守的底線，在這個價值的制高點上面，沒有什麼好爭論的，也沒有什麼好辯論的，你就是做錯事情，他心裡也知道。

第二個觀察點是，一個當過我們國安會祕書長的人他為什麼對於臺灣民主政治目前所面臨的困境，他的認知程度比一個外國人還要差勁，希拉蕊看得到的事情，他看不到，當然大家可以說他到Brookings去做報告，他的目的是要幫馬政權做宣傳，那重點是，不管是在國際上還是在臺灣國內，他們所做的宣傳、他們所打的輿論戰跟我們所做的宣傳 我們所打的輿論戰在哪一個軸線上面可以讓我們贏得比較多臺灣人民的支持？這個問題的回答會直接地影響到臺灣接下來整個民主政治的走向，跟中國之間關係到底要採取什麼樣的態度、維持什麼樣的距離，都會直接地受我剛剛所提出來的那個問題，我們所選的軸線跟他們所選的軸線在公共輿論上面誰會贏。

我知道在場有很多前輩看到這個憲法，光看到名稱就有一點看不下去了，不過我們先把那個名稱放在旁邊，這個憲法第2條它告訴我們的是一個國民主權的原則，這個主權本來就是屬於全體國民的，下一個問題，我們在講的國民是誰？憲法增修條文裡面說有關於臺灣地區，「自由地區跟大陸地區人民權利義務關係還有其他事務的處理，得以法律為特別的規定。」看了增修條文的第11條，感覺上面的意涵是，我們的國家有兩個地區，一個是自由地區，一個是大陸地區，在10年以前有一個問題被很認真的問，被很認真的問的那個問題代表這個問題不是一個笑話：第2條的國民全體跟第11條的自由地區的人民範圍是不是一樣？

這個問題在今天可以說是一個笑話，我們憲法增修條文11條的預設是，在這

個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叫作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反常識 違反一般人民的認知 違反國際社會上面的認知，到目前為止，到目前為止還是馬政權他們在解釋臺灣跟中國之間關係的時候，他們死抱著不肯放的東西，所以各位在媒體上面常常會看到不管是馬英九還是王郁琦，他們會講一些鬼打牆的話，依照我們目前的憲法，沒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只有中華民國的大陸地區，那當然各位聽到這樣的話會覺得很憤怒，但是從我的角度上面來講，我並不是說希望，但是我的意思是說他們持續地透過這樣的論述方式去抱著他們以為現在還存在，但是早就已經幻滅的神主牌，是在自掘墳墓，因為他們的認知跟一般人民的認知差距太遠了。

會產生我剛剛所講的他們的認知跟一般人民的認知差距太遠的這個結果，那個是過去幾十年來臺灣人民很多的前輩一起奮鬥所打下來的結果，那個結果是什麼？那個結果是當我們說臺灣的前途必須要由臺灣2300萬人共同決定的時候，這件事情即使連馬英九都不敢在公開的場合說相反的話，某個程度上面我們早就結束了一種戰役，那場戰役我們贏了，這個國家它的名稱叫什麼，我們可以持續地去進行奮鬥，但是我所說的有一場戰役早就贏了指的是說，這個國家它的主權歸屬的主權是2300萬人，不包括所謂大陸地區的人，那不管啦，那大陸地區的人是馬英九他自己去擁抱整個憲法當中最虛幻的部分，那當一個人他必須要去擁抱一個最虛幻的部分來去維持他自己整個政策上面還有統治上面的基礎的時候，所形成的結果從我的角度上面來看，他在挖自己的墳墓。

這張圖是臺灣人對於自己是臺灣人還是中國人認同的整個趨勢表，那這張圖在最近兩年其實滿紅的，很多政治評論家或者是學者在分析整個臺灣政治上面的情勢跟中國之間的關係都會用到這張圖，我第一次用這張圖解釋我自己一些觀點的時候，是在2013年的年初，那個時候因為到美國做Fulbright的研究，曾經有機會受邀到紐約那個地方去，跟那個地方的台美人分享自己一些看法，各位從這張圖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從2008年這條綠色的線是自己的identity認為 he 自己是臺灣人，從2008年到2014年不斷地往上攀高。

臺灣人主體意識的攀升有兩個黃金時段，第一個黃金時段是在執政以前，民進黨執政以前這段臺灣民主化的過程，追求民主化的過程從把國民大會給廢掉，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一路往上爬，那當然以實際上面的效果來講，這段時間的往上爬也造就了民主進步黨它不僅成立，站穩腳步，而且可以說是在相當短的時間之內，就取得了政權。

第二個向上爬的整個趨勢跟程度很快的是後面這段，從2008年到2014年，那各位看到從2008年到2014年這段成長的趨勢會覺得很狐疑，說，欸這不是馬英九在執政的時候嗎？那難不成從2008年到2014年我們大家都錯怪他了，馬英九事實上不斷地在致力於臺灣人主體意識的提升(全場笑)，大家都笑了，這是個笑話，沒有人會覺得這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從中共的角度上面來講，馬英九是一個非常糟糕的代理人，就像剛剛那位前輩所講的，他把整個情況搞得越來越糟糕，那問題是他把情況搞得越來越糟糕的這件事情必須要有一群人不斷地在抵擋、在暴露、在揭露、在批判、在討論他所把整個事情弄得越來越糟糕的狀況，而且這樣的批判討論跟揭露一般的人聽得進去，聽得下去你才有可能看到這條線所長出來。

從2008年到2014年，臺灣的整個公民社會在面對馬政權各式各樣倒行逆施的作為的時候，我們討論的是民主、是自由、是人權，我們透過這一些所謂的普世價值或者是臺灣人認為臺灣之所以是臺灣，他不願意接受中國共產黨的統治的這些核心價值，我們在清楚地揭示了為什麼保有臺灣的這塊地方，透過我們所願意接受的民主程序，我們所希望能夠堅守的核心價值，這件事情重要。

那透過這些價值的堅守跟馬英九他實際上面的作為，兩者之間呈現了相當大的反差，那這件事情事實上從2008年開始，我們的年輕人就開始做了，各位在2014年的春天看到了太陽花運動，在媒體上面可能各位會看到飛帆、看到為廷，我對他們兩個沒有任何貶抑的意思，他們兩個做得很好，在那麼高張力的運動壓力下面，我在近距離看到了他們忍受他們所承擔、他們所接受的壓力跟考驗，在那個情況下能夠表現成這個樣子，我自己來做我都做不到。但是我要說的是，還有更多的年輕人，除了飛帆跟為廷以外，更多的年輕人他們從2008年陳雲林來臺灣的時候，他們所發起的野草莓運動，從那個時候他們就開始努力。

2008年的時候，那場野草莓運動，馬英九在金溥聰的指導下面，採取了非常殘忍的戰略，那個戰略就是讓這群年輕人拖到精疲力盡，失望的離開，他們以後就會對臺灣失望，再也沒有勇氣也沒有力量跟我馬英九對抗，你們玩不贏我的，我光用拖的方式就把你們所有的意志都消磨掉。但是這群年輕人沒有放棄，2008年野草莓的運動結束了以後，他們回到校園，進入各個NGO的組織，繼續地為我們所珍視重要的核心價值在努力，他們走入農村，捍衛土地正義；在都更的過程當中，抗拒大財團剝削一般市民的財產，造就的是為了他們自己龐大的經濟利

益；他們也不斷地在為臺灣民主價值的底線，在各式各樣的場域當中去進行奮鬥。

而這些努力在表面上面似乎沒有看到太具體的效果，我所謂在表面上面是他還沒有換算成選票，那但是這股力量在，這股臺灣公民社會的力量一直都在，這股公民社會的力量我想可能到明天或者是接下來其他的場次或者是等一下，等到太陽花運動真正的主角，這些學生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他們經驗的時候，大家可以再進一步去觀察說它跟選舉彼此之間的關係是什麼，這些年輕人的想法是什麼，我沒有辦法代表他們發言。

那但是我要說的是，這股力量不斷地在這段期間當中堅持，而這些年輕人到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的時候，全部都成為運動的重要幹部，我們有一整個世代優秀的年輕人，展現出他們的勇氣、意志做出了這樣的事情。

這兩張對比是在身分認同上面，你如果按照年齡上面所做的區分，很清楚的比例，你不需要透過統計上面的迴歸，不需要做卡方檢定，你光看這兩者比例之間的差異，全體裡面認為的60%，在年輕人當中衝到92%。馬政權他們現在在想的事情是太陽花運動，他們的決定跟選擇是跟一整個年輕世代作對，他透過他具體的作為跟臺灣社會說：我決定要跟一整個世代作對。這個苦果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當中，他們會慢慢地嘗到。

這個是新台灣國策智庫在最近的一段時間當中所做的幾個重要的民調，那大家對於我們的國家是不是要選擇中華民國還是要選擇台灣共和國，這件事情可以繼續地，對不起，我重新轉換一下我的措辭，這件事情正在論爭，這個論爭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問題是在策略上面我們要怎麼去鋪排接下來要打的仗。

唯一一個可以確定的事情是說，多數的臺灣人認為我們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這是好事，這個國家正不正常？不正常；有沒有很多事情要改？當然有很多事情要改，問題是要改的事情不是嘴巴講完就改完了，在政治上面要如何具體去實現，你所想的路徑是什麼，這件事情才重要。

絕大多數的民調大家都知道，大部分的人希望維持現狀，雖然支持獨立的比例在維持現狀是一個選項的情況之下，不斷地在上升，但是相對來講還是少的，大概2成，但是如果把維持現狀的這件事情，這個選項拿掉的話，在終極的選擇

上面，有65%支持臺灣獨立成一個國家。這件事情即使是泛藍，政黨傾向是泛藍的選民也有5成的人支持，也有5成的人支持。

在過去一段時間，如果各位有在看一些媒體上或者是網路上面的論述的時候，有很多的人會把我們現在所在遭受的苦難歸罪在689上面，就當初投票給馬英九的那些人，其實我沒有這樣子想，因為他們雖然投給馬英九，但是他們也是臺灣人，他們是跟我們生長在一個社會的人，如果今天投給馬英九，我們受害的話，投票給他的人也都在受害，那當然你可以說那些人自作自受，為什麼把我們拖下水？下一個問題，你還要不要跟這些人繼續生活在一個島上？未來的民主程序這些人還會不會參加？當然會參加，他是我們要改變臺灣民主政治的軸線必須要拉過來的人，我們在畫這個戰鬥軸線的時候，當然如果今天我們在討論的是武裝革命，那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問題，我不認為臺灣目前有這個條件可以做這件事情。

你如果不是要走這個路線，你還希望透過民主的程序要去改變我們所現在面臨的困境，走出一條道路的話，那接下來該做的路是什麼？在媒體上面過去的一段時間當中，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得出來，我們目前爭取到的民主，某個程度上面來說還很脆弱，那過去七次的修憲，以目前今天我們所看到運作的實況來講，跟我們當初對於民主化以後所應該產生的方式，或者是當臺灣完成民主化的歷程當中，世界各國對於民主化的成就所做的稱讚有一段相當的距離。

我們看到我們的代議民主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我們看到在憲法裡面所介定的權力監督制衡的機制出現了很大的問題，我們也看到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選舉制度下面，113席的國會，得到的選票跟獲得分配的立委席次兩者之邊比例嚴重的扭曲，有嚴重的票票不等值的狀況，那下一個問題，怎麼辦？憲政改革，我們要修憲，甚至我們應該要制定一部新的憲法，這件事情沒有錯，不管對於中央政府體制他的看法是什麼，有人說要維持總統制，現在也有很多人跑出來說我們應該要採行內閣制，這些都是可以辯論的問題，從1990年代我們為了彰顯臺灣的主體性，去爭取總統直選這件事情開始，那個時候我是個大學生，我還記得很清楚，大一的時候，大家聚集在台北車站，一堆人被打得頭破血流，警棍、噴水車，我們爭到了總統直選。

如果接下來如有些人所倡議的臺灣要走向內閣制的话，願意放棄總統直選的權利嗎？還是總統繼續直選，選出來是虛位總統，我們改採內閣制，政治現實上面有沒有可能，這些問題都值得再討論，但是我真正關心的一個問題是說，這件

事情如何達成？而任何一個國民黨裡面的人，如果我是幫國民黨操盤的人，我會不會答應要改革國會選舉的制度？不會，現在的這個選舉制度讓我一開始就先拿8席放在口袋裡面，我先贏8席來跟你競爭，我為什麼要改選舉制度？那下一個問題，當他不願意改的時候，修憲如何可能？修憲要求四分之一以上的立法委員提議，四分之三以上的出席，出席四分之三以上的同意，這件事情如何可能？

那我這樣子說絕對不是在澆冷水，說這件事太困難了，不可能，我們不要做了，放棄，絕對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我們知道在現實上面所面臨的狀況，在這個基礎上面你才可能有智慧的去思考接下來你要透過什麼途徑去突破。

那第二個強化國會的職權，修《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就可以了，在過去的這幾年當中，我參與了很多NGO團體、社運團體或者是學者團體在立法院所召開的公聽會，唯一一次，那個公聽會王金平有現身，而且大聲表達支持的就是要改國會聽證的制度，強化國會的調查權，讓臺灣擁有真正的聽證制度。那各位或許會講說，做這件事情有什麼用，反正最後舉手表決的時候，他們最後會贏，但是問題是什麼，但是問題是說，當我們能夠取得的資訊越多，資訊越公開 越透明，對於我們在論述的基礎上面，在戳破他們的假面具，在贏得更多人民對我們的支持這件事情上面就會有相當大的助益。

去年他們開了一堆就服貿的審議而言，根本是一個笑話的公聽會，那當然從去年的這個角度上面來看，你有很多選擇，第一個選擇是說，我一開始就否定了你這個公聽會，我去都不去；那第二個選擇是說，我雖然否定你這個公聽會它本身具有的功能，但是我還是勇於在那個公聽會上面跟你去engage，我在那個公聽會上面跟你打仗，在公開論壇的平台上面，我把你打得潰不成軍，你說沒有幾個人會去那場公聽會，沒有錯，但是我們從早期的努力爭到了那些公聽會要轉播要錄影、要存檔，放在網路上，別人看得到。

在接下來反服貿的整個戰鬥過程當中，為什麼我們所提出來的訴求，先立法再審查，獲得這麼多的支持？是因為大家回去看那個公聽會進行的狀況，看到王郁琦面對我們所提出來的質疑，不是閃躲，就是答不出來，看完的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那樣子實質engage的過程當中，讓我們在接下來的戰役取得了能夠爭取更多支持的基礎，當國民黨他要透過他的媒體去抹黑你，說學生的訴求不斷地在改變，真的要審的時候，才趕快拿一些訴求想要阻擋整個法案的進行，要破這樣的論述、要破這樣的抹黑，其實一點都不困難，回溯到去年我們所講的話，

「先立法再審查」是318才提出來的嗎？當然不是，從去年就提出來，不斷地在要求、不斷地在進逼，我也可以講去年讓我最難過的事情，到張慶忠發生30秒的事件以前讓我最難過的事情是「先立法再審查」的這個訴求連民進黨都不挺，我說話我負責，當我說連民進黨都不挺，那個是因為我有最真實的感受。

為什麼不挺？我不知道，各位以後有機會可以繼續去追問，說啊我們席次少，表決會輸，那重點是什麼？重點是你席次少，這是一個早就知道的事情了，你今天才知道你席次少嗎？因為你席次少，所以重要的價值可以拋棄，重要的原則可以捨棄，你要跟他們同流合汙嗎？如果你的態度、你的價值跟國民黨是一樣的，人民為什麼要支持你？有道理的事情為什麼不堅持？

直接民權的回復，當憲政體制裡面，我們所設計的監督制衡的架構，有三權之間彼此之間的監督制衡，那個東西現在已經可以說是崩壞得差不多了，除了這個水平之間三權的制衡以外，還有一個垂直的制衡，那個垂直的制衡是什麼？透過直接民主來矯正代議民主的缺失，公民投票在臺灣爭取民主化的過程當中，包括跟整個臺灣獨立建國的論述一直是緊密的結合在一起，以前有很多重要的，對臺灣民主有相當大貢獻的前輩，彭明敏教授、陳榮志教授，一直在推動臺灣民主的進程當中，公民投票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荒謬的是什麼？荒謬的事情是在2003年以前，我們一直認為公民投票很重要，那公民投票在國際法上面它所代表的是住民自決的普遍國際法原理，在民主憲政的過程當中，我們不要講形式的憲法條文，從民主憲政的理論上面來看，它本來就是國民主權原則最直接的體現跟表現。

但是各位看這一兩年當臺灣重大公共政策發生爭議的時候，你會很難過的發現說，大家不想要再談公民投票，核四公投可能是臺灣一開始除了獨立建國的公投以外，最重要在公共政策上面所提出來的一個訴求，那但是為什麼大家現在不要用公民投票？因為是烏籠公投法，那個題目會被操控，有正面命題、有反面命題，公民投票制度沒有用，放在旁邊，當我們自己選擇了放棄這個武器的時候，誰最高興？中國共產黨最高興。前一陣子香港辦的佔中的公投，那是一個民間團體辦的，香港大學的幾個教授跟一些民間團體他們自己辦了什麼，香港佔中的公投，那當然從我們的角度上面來講說，啊你那個沒有法源依據，那個投好玩的，浪費錢、浪費時間，一點用都沒有，真的是這樣嗎？如果真的是這個樣子的話，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北京政府為什麼要打壓香港的佔中公投？他為什麼要派大量的網軍去癱瘓他們的伺服器，不讓他們投？那不是扮家家酒？投那個東西要

做什麼？

他們害怕，他們不希望他投，即使沒有法源依據的我都不希望你投，因為所投出來它所代表的政治正當性、所形成的政治壓力，那不是你隨便的去用說你們沒有法源依據就可以把它打發掉的；那可悲的情況在臺灣是什麼？我們爭了幾十年終於有一個《公民投票法》，結果爭出來的結果是現在大家反而不要用公投，這件事情誰會最高興？我剛說過了，中國共產黨會最高興，當我們說臺灣的前途要由2300萬人共同決定的時候，我們腦袋裡面所想像的是什麼？

那任何一套民主制度在真的運作成熟以前，它會經歷過一些陣痛、它會經歷過一些新生期，它會經過一些挫敗跟考驗，但是我們都是在這個過程當中不斷地磨練獲得成長，而慢慢慢慢地在進步。那公民投票的這個制度也是一樣，你不可能在前面，你對於這個議題不做任何的教育宣導，不讓人民有去操作這個制度，體認這個制度的意義，然後就突然有一天說，阮來統獨公投，公民投票在過去這一二十年的時間當中被國民黨政府污名化得非常嚴重，你必須要承認一件事情，他們污名化的策略取得了某一個程度的成效。

那你當然可以說那些傢伙利用他們的媒體優勢在污名化這些東西，一些沒有良心的學者配合他們在進行操作，你講的都對，重點是什麼？重點是實際的情況是這樣，那我們該怎麼辦？我們是要陪著國民黨、陪著共產黨說公民投票沒有用，以奧賣姆這啊(台語)，還是我們願意走入社區、走入鄰里、走入學校，開始幫公民投票去污名化、開始讓一般的人知道，明明就是我們的武器，這些政客憑什麼把我們剝奪掉？把這個武器奪回來對我們來講、對臺灣的未來來講有多重要。

臺灣的代議民主跟直接民主直接的關係我們就問一個問題就好了，馬政權敢不敢讓服貿協議交付公民投票？你們覺得他敢不敢？他不敢交付公民投票，一定輸，他們必輸，我們有沒有辦法把服貿協議交付公民投票？感覺起來困難重重，下一個問題就是那我們要正面投還是反面投，你是贊成，你是否贊成跟對岸簽服貿協議，還是你是否反對我們政府跟對岸簽服貿協議的政策，正面投跟反面投兩者之間相去十萬八千里，命題決定的時候，結果就決定了，因為命題決定了結果就決定了，所以怎麼樣？所以我們現在就不想要去談公民投票的事情，那這件事情重不重要？你如果問我來講，不管從臺灣主體性的伸張，或者是對於矯正代議民主的缺失重不重要？當然重要，那重要要怎麼辦？修法，那你說《公民投票法》很難修正通過，修正不過，那如果《公民投票法》修正不過，一個只要國會相對

簡單多數的投票就可以修的東西修正不過，那你告訴我你要怎麼修憲、你要怎麼制憲？你要怎麼做？

我們剛剛都在講制度面上面的東西，回到法律以外真實的世界當中來想這整件事情，我們在跟對方交戰的時候，我們要選擇的論述主軸是什麼？那過去這幾年，從2008年到現在，我看到的論述主軸是臺灣核心價值的民主人權以及現代年輕世代非常重視的公平正義，就是分配正義的問題，那這兩個論述主軸可以讓我們站在價值的高地上面，取得更多人對我們的支持，也是解決目前臺灣在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產生非常多的問題，兩條非常重要的主軸。那當然我說用這兩個論述主軸並不是說我們用嘴巴喊就可以了，必須要具體上面能夠實踐。

第二個，改善公民社會的體質，與其用各式各樣的語言去罵或者去指責臺灣人不懂民主，你不如想辦法去改變公民社會的體質，當你去改變這個體質的時候，你所自己期待的每一次下一次選舉的結果會不一樣，才真正有可能什麼，才真正有可能會發生。

簡單的講，2016立法委員選舉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我不知道民進黨會推誰出來選舉，假設是蔡英文主席好了，假設，我不知道，因為我也不是民進黨黨員，假設是蔡英文主席，假設蔡主席也順利選上2016年的總統，當然大家對於她會不會選上這件事情有各式各樣的評估，那個都沒有關係，她即使選上了，國會如果還是少數的話，2000年的惡夢馬上就回來了，那不是只有台派的惡夢，那是全臺灣人的惡夢，2016年如果國會要讓它，要讓國民黨不過半，要讓國民黨在國會不過半，創造出整個政治翻轉的可能性，臺灣目前的民主政治陷入一灘死水，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國民黨在國會裡面穩定的過半，你要如何讓它不過半，這件事情很重要。

不好意思我時間沒有控制好，剛剛他們跟我說剩下一點點時間，本來應該留更多時間給各位QA的，接下來就完全看主持人時間的安排，我就先跟各位報告到這裡，謝謝。

(掌聲)